

中國社會的數碼區隔

邱澤奇

在工業化發展的早期，韋伯 (Max Weber) 提出了社會結構分析的三個維度：權力、地位和聲望，即一個社會的利益集團劃分和構成可以依據這三個維度進行考察。在資本主義走向成熟以後，這三個維度基本上被聚焦到了大多數人都熟悉的東西之上，那就是職業。一定時期內，一個人的職業基本上能夠反映其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一個社會的職業結構在一定意義上就代表了該社會的結構或利益集團結構^①。

在工業化發展的早期，韋伯提出社會結構分析的三個維度：權力、地位和聲望。不過，互聯網向社會各個角落的滲透正在打破韋伯的三分法，也正在打破職業對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影響，它帶給我們的將是一個需要重新思考和認識的社會結構體系。

不過，這樣的狀況將不會延續很久了。互聯網向社會各個角落的滲透正在打破韋伯的三分法，也正在打破職業對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影響，它帶給我們的將是一個需要重新思考和認識的社會結構體系。本文希望通過討論中國互聯網用戶的人口和社會特徵，指出數碼區隔將會在傳統的分層體系之上首先劃分出兩類人：使用互聯網的和不使用互聯網的社會群體，即是否使用互聯網將會成為社會分層的新維度，進而討論這個新維度對中國社會結構分析的影響。

表1 中國大陸和台灣互聯網用戶的性別和年齡結構百分比 (1997-2000)

	性別		婚姻狀況	
	男性	女性	已婚	單身
1997年10月	87.7	12.3		
1998年7月	92.8	7.2		
1999年1月	86	14	36	64
1999年7月	85	15	37	63
2000年1月	79	21	36	64
2000年7月	74.68	25.32	33.42	66.58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歷次調查資料整理。

中國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基本上是在1997年以後^②。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從1997年10月的62萬人增長到2000年7月的1,690萬人^③，幾乎是在按幾何級數增長。從世界範圍內來看，這個增長速度 (按增長比例計算) 與日本並列第一 (美國排在第二位)^④。

在一個13億人口的國度，這不到1.5%的上網人口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從性別結構來看，表1比較清楚地指出，1997-2000年間，儘管女性

表2 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年齡結構百分比(1997-2000)

	16歲以下	16-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5歲以上
1997年10月	0.3	5.3	36.3	29	13.2	4.3	6.8	4.8
1998年7月	4	7.9	39.9	28.6	10.7	4.2	3.5	1.2
1999年1月	0.7	0.4	41.3	27.1	11.3	4.9	4	1.3
1999年7月	0.7	9.8	39.9	27.1	11.4	5.1	4.4	1.6
		18歲以下	18-24歲	25-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5歲以上
2000年1月		2.4	42.8	32.8	10.2	5.7	4.5	1.6
2000年7月		1.65	46.77	29.18	10.03	5.59	5.07	1.7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說明：從2000年開始，CNNIC改變了年齡段的劃分，使之更適合於理解中國的情況。

用戶的比例在穩步上升(1997年用戶的性別結構與新加坡相似^⑤)，但整體上女性用戶的比例始終沒有突破30%。

年齡結構的分析則說明(參見表2)：1997年時，36歲以上用戶所佔的比重接近16%；1998-2000年間，這個年齡段用戶的比重下降到11%。同時，16-20歲比重正好上升了4%左右；從2000年改變年齡段劃分的情況來看，這個比例的增長主要集中在18-20歲之間。還有，21-35歲年齡段的比重變化不大，其中大量的用戶集中在21-30歲之間，如果考慮18-20歲的情形，18-30歲的用戶約佔用戶總數的76%，即3/4。

表3 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受教育程度結構百分比(1998-2000)

	中專以下	中專、大專	本科	碩士	博士	
1998年7月	6.9	34.2	49.6	7.5	1.8	
	中專及以下		大專、本科			
1999年1月	11		77		10	
	高中(中專)以下	高中(中專)	大專	本科	碩士	博士
1999年7月	2	12	27	48	9	2.0
2000年1月	3	13	32	45	6	1.0
2000年7月	2.5	12.8	32.8	45.9	4.9	1.0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從受教育程度來看，表3告訴我們，接近85%的中國大陸互聯網用戶接受過大學專科、本科或以上的教育；從歷年的資料來看，擁有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比重在減少，接受大專以下教育的比重微弱上升，而具有大專或本科學歷的比重一直比較穩定。

從互聯網用戶的職業結構來看，表4比較清楚地表明，1997-2000年，中國互聯網用戶的主流群體基本上分布在教育、科研、信息產業和國家機關中，其

中國互聯網的快速发展基本上是在1997年以後。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統計，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從1997年10月的62萬人增長到2000年7月的1,690萬人。從世界範圍內來看，這個增長速度(按增長比例計算)與日本並列第一(美國排在第二位)。

表4 中國互聯網用戶的行業結構百分比 (1997-2000)

行業類別	1997年10月	1998年7月	1999年1月	1999年7月	2000年1月	2000年7月
科研教育	26.1	19.0	12.6	14.9	11.4	12.6
學生	13.6	13.9	16.4	19.3	21.0	
機關	9.4	10.3	8.1	11.6	10.7	12.2
媒體文藝體育	1.0	1.8	4.5	2.3	3.6	5.0
社會服務	3.3	3.1	3.6	3.0	4.6	4.5
計算機行業	15.0	18.8	17.4	14.9	12.9	13.6
郵電通信	6.7	8.6	8.7	7.4	5.0	2.8
金融保險	5.0	4.8	6.0	5.3	6.2	5.0
廠礦企業	11.1	11.3	11.9	18.6	20.4	17.2
農業				0.2	0.3	0.6
其他	8.8	8.4	10.8	2.5	1.9	26.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98.0	99.9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說明：在1997-2000年的六份《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中，行業結構分類有多次變化，本表係根據近似行業整理而成。

從中國大陸互聯網用戶人口和社會特徵的分析，我們可以簡單概括這個群體的基本特徵是接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年齡在18-30歲、居住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的男性。互聯網並沒有像人們當初所料想的那樣縮小地區、教育程度、性別等差距、促進社會平等，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在擴大原有的差距。

中最大的用戶群體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三年間，學生用戶的比重從13.6%上升到了21%，2000年7月的統計儘管沒有列出學生用戶的比例，但「其他」欄的懸殊使我們有理由推斷學生用戶的比例不會低於21%。

從互聯網用戶的地區分布來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佔據了絕大部分比例。就2000年7月數據而言，表5清楚地顯示，中國互聯網用戶群基本上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在經濟比較落後的西部十省市中，有七個的比例在0.4%以下。與貴州比較，北京用戶佔當地總人口的比重是前者的149.7倍。

基於上述對中國大陸互聯網用戶人口和社會特徵的分析，我們可以用簡短的一句話來概括中國互聯網用戶主要群體的基本特徵，那就是接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年齡在18-30歲、居住北京、上海、天津和廣東的男性。

那麼，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如上特徵到底意味着甚麼呢？二十世紀90年代初期，當互聯網從實驗室走向社會的時候，人們對互聯網有着許多期許。最重要的是，互聯網會讓窮人、少數族裔、社會弱勢群體等有機會獲得更多信息，進而促進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縮小社會差別；同時，互聯網將會提供更加便捷的教育和衛生渠道，為所有人提供提昇素質的機會。

但是，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基本特徵卻給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事實，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依然存在，由經濟發展差距導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以及由社會文化導致的性別差距依然存在，互聯網並沒有像人們當初所料想的那樣縮小差距、促進社會平等，相反，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在擴大原有的差距，並在進一步形成新的差距。

就像工業化初期，識字是進入工廠工作的基本條件一樣，在中國，大專或以上文化程度似乎是進入互聯網用戶群體的基本條件，即使不完成這樣的學歷教育，至少也要通過各種途徑滿足這樣的基本要求：(1) 基本的英文水準(因為計算機軟件和硬件使用的基本命令和操作仍然基於英文)；(2) 基本的計算機使用知識；(3) 基本的互聯網知識。事實上，要滿足這三條要求，除非在特殊條件下，否則就必須完成大專或以上教育。

正因為如此，在未來的發展中，具有大專或本科學歷的人群仍將是互聯網用戶的主要群體。由於在所有受教育的人群中，追求碩士或博士學位的總是少數，他們在整個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的比重不會有顯著上升，加上進入互聯網用戶群體的基本受教育要求，因此，在互聯網用戶總體中，具有大專或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將仍然佔主要的比重。

在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呢？根據1999年的人口變動抽樣，在6歲及6歲以上被抽到的1,124,495人中，文盲佔13.4%；小學文化的佔38.5%；初中文化的佔34.3%；高中文化的佔10.7%；大專及以上文化的佔3%。此外，1999年小學升初中的比例有94.4%；而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則只有50%；如果加上中途輟學的人口，那麼，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將小於50%。

這就是說，即使我們考慮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的人能夠成為互聯網用戶的話，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總人口中至少會有一半以上人口的文化程度低於高中，這些人基本上不可能進入互聯網用戶群體，其中主要是女性、老年和沒有經濟能力接受更高教育的人口。

首先，在中國的既有教育體系中，女性始終是少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能夠滿足互聯網用戶基本教育條件的女性仍然將是少數，互聯網用戶中女性的

表5 中國各省市互聯網用戶佔當地總人口的比重變化(1997-2000)

地區	1997年10月	1998年7月	1999年1月	1999年7月	2000年1月	2000年7月
北京	1.80	2.39	4.04	6.76	15.21	25.45
上海	0.34	0.63	0.62	2.39	6.83	12.49
天津	0.10	0.30	0.37	0.86	2.50	4.94
廣東	0.07	0.19	0.62	0.66	1.62	3.05
浙江	0.05	0.10	0.22	0.54	0.90	1.87
山東	0.03	0.05	0.09	0.19	0.52	1.64
江蘇	0.05	0.10	0.16	0.38	0.73	1.59
遼寧	0.04	0.14	0.18	0.33	0.92	1.36
湖北	0.06	0.08	0.12	0.25	0.50	1.33
陝西	0.02	0.05	0.14	0.31	0.49	1.33
重慶	0.01	0.02	0.10	0.19	0.55	1.02
福建	0.05	0.11	0.20	0.45	0.73	1.00
吉林	0.02	0.09	0.08	0.16	0.51	0.90
黑龍江	0.02	0.08	0.12	0.23	0.39	0.75
四川	0.02	0.04	0.09	0.24	0.32	0.67
新疆	0.00	0.04	0.08	0.21	0.24	0.62
海南	0.02	0.06	0.15	0.24	0.58	0.61
河北	0.02	0.05	0.05	0.13	0.35	0.57
寧夏	0.00	0.02	0.10	0.14	0.27	0.57
湖南	0.02	0.03	0.05	0.14	0.47	0.53
山西	0.01	0.03	0.07	0.12	0.29	0.51
河南	0.02	0.04	0.05	0.07	0.20	0.40
甘肅	0.01	0.02	0.05	0.11	0.20	0.38
江西	0.01	0.05	0.08	0.11	0.24	0.37
廣西	0.02	0.04	0.09	0.13	0.26	0.33
安徽	0.02	0.05	0.05	0.10	0.14	0.32
內蒙	0.01	0.02	0.04	0.11	0.19	0.31
雲南	0.01	0.01	0.02	0.10	0.14	0.29
青海	0.01	0.05	0.04	0.08	0.14	0.24
西藏	0.00	0.00	0.02	0.03	0.11	0.20
貴州	0.01	0.01	0.03	0.03	0.11	0.1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調查數據和1997-98年的各地平均人口數整理，人口數據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

表6 中國高等和中等教育的性別結構百分比 (1985-1999)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高校女教師佔總教師的百分比	26.7	29.1	32.9	34.2	35.1	36.3	37.4
高校女生佔總學生的百分比	30	33.7	35.4	36.4	37.3	38.3	39.2
中專女教師總教師的百分比	32.8	38	41.6	42.7	43.4	44	44.6
中專女生佔總學生的百分比	38.6	45.4	50.3	52.3	38	54.7	55.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比重很難達到50%。表6告訴我們，從1985-99年，高等學校中女生佔學生總數的比重雖有上升，但沒有超過50%；儘管中等學校女生的比例超過了50%，但是要讓所有具有中等專業文化程度的群體都成為互聯網用戶或者在性別方面均衡地成為互聯網用戶，也將是非常困難的事情^⑥。

其次，十多年的發展表明，至少到現在，互聯網仍然是年輕人的世界。世界範圍內的事實表明，既有用戶群體中的年齡結構不會有很大的突破。1997年，新加坡16-30歲的用戶佔用戶總數的76.7%^⑦。根據台灣蕃薯藤的調查，台灣互聯網用戶中，15-30歲的1998年佔79.5%，1999年佔75%^⑧。還需要看到的是，三個國家和地區的用戶年齡的峰值都集中在18-24歲；根據斯坦福社會定量研究所(SIQSS) 2000年2月的調查，美國的情形亦如此^⑨。在中國，即使用戶的年齡結構超過美國現有的水準，也只是向30歲左右偏移。這就是說，在年齡結構中，即使把多數互聯網用戶的年齡放寬到35歲，根據現有的平均壽命，絕大多數35-70歲左右的人群將長期屬於另一個世界——非互聯網的世界。

還有，當我們綜合上述因素進行分析的時候，就會發現，女性、低文化程度以及高年齡段的人還會有一個地區分布，經濟發展水準比較低的西部將在這些群體中佔有更大的比例。

要之，如果說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是加入互聯網的基本要求的話，那麼，滿足基本要求的限制因子就是現有社會所提供的接受教育的機會和由年齡表現出來的接受知識的能力。對照表5，我們則可以比較清楚的理解，受教育機會在年齡、性別、地區之間的分布是不均等的^⑩。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認為，與其他國家一樣，是否成為互聯網用戶群體中的一員主要取決於因年齡、性別、收入所導致的受教育程度差異，即諾里斯(Pippa Norris)所謂的「結構性機會差異」^⑪。

在這樣的條件下，熟悉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分析的人也許會忍不住地說，既然加入互聯網用戶群體的限制因素主要來自教育程度的差異，而教育程度又受到經濟收入水平的制約，那麼，互聯網的引入似乎並沒有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體系，也沒有對傳統的社會分層理論形成本質性的衝擊。不過，這篇文章想說的是，儘管成為互聯網用戶需要滿足受教育條件，但是，並不是滿足受教育條件的所有人群都會成為互聯網用戶，結構性機會差異只是工業社會對網絡社會或互聯網社會的路徑依賴式影響，或者說傳統的韋伯式三分法已經不能

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大陸總人口中至少會有一半以上人的文化程度低於高中，這些人基本上不可能進入互聯網用戶群體，其中主要是女性、老年和沒有經濟能力接受更高教育的人口。十多年的發展表明，至少到現在，互聯網仍然是年輕人的世界，絕大多數35-70歲左右的人群將長期屬於另一個非互聯網的世界。

窮盡互聯網絡引入以後的社會結構分析，進而無法替代「是否使用互聯網絡」的區隔。在使用互聯網絡的社會中，社會學家必須考慮互聯網絡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否使用互聯網絡已經成為了超越傳統社會分層標準的新維度。

正如前面已經簡要解說過的，在工業化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人的職業基本上決定了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在英國，最基本的社會分層體系把所有社會成員分為專業型、管理型、技術非體力型、技術體力型、半技術型、非體力勞動型以及軍人等，這樣的劃分甚至直接進入了英國的國家人口統計指標。在美國，最基本人口統計也根據人們的職業類型將所有社會成員分為三類七等^②。在中國，更有社會學家直接把人們所從事的職業當作社會分層討論的標準，首先劃分工農，在工農之內再劃分各種類型的職業^③。

很顯然，這樣的社會結構分析策略在使用互聯網的社會成員中並不適用。在互聯網用戶群體中，簡單的職業劃分已經失去了基本的意義，一個社會成員可以同時是技術型和管理型的人員，也可以是農民或者學生，甚至還可以具有更多重的職業身份，換句話說，傳統的職業劃分標準在一定意義上無法準確地表達一個人具體的職業特徵。

不過，當我們回到「是與否」的簡單劃分時，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是否使用互聯網絡已經變成了互聯網社會的一個基本分層體系，這就是1997年凱茲 (James Katz) 提出數碼區隔 (digital divide) ^④的基本含義。使用互聯網絡的人是一個無法使用傳統社會分層標準來表述的群體，而不使用互聯網絡的人仍然可以使用傳統的社會分層體系。由此，是否使用互聯網本身便成為了進行社會結構分析的基本劃分。

這樣，數碼區隔在社會分層中就有了實質性的意義。也就是說，當社會學家討論社會分層的時候，就不能僅僅考慮匯聚了收入、權力、社會聲望、受教育程度的「職業」，而需要首先考慮數碼區隔。那麼，數碼區隔對中國社會結構分析到底具有甚麼樣的影響呢？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慮：

第一，正因為數碼區隔在一定意義上匯聚了過去社會分層討論中使用的收入差距和教育程度差距，甚至地區性經濟發展差異，因此，互聯網用戶的基本特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原有的依據收入和教育程度的社會結構分析，至少在工業社會向網絡社會過渡時代可以採用這樣的策略。也就是說，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使用互聯網絡的人群代表了一部分教育程度和收入均較高的社會群體。

第二，但互聯網用戶並不是高教育程度和高收入社會群體的代名詞，因為互聯網用戶群體與高教育程度和高收入社會群體並不是完全重疊的，或者說不是所有滿足了成為互聯網用戶條件的人都一定會成為互聯網用戶。這就意味着，傳統的韋伯三分法並不能完全被替代，三分法仍然有其使用的空間，只是不能像在工業化時代那樣將其作為社會結構分析的基本框架了。

第三，對窮人、少數族裔和社會弱勢群體甚至所有社會群體的社會結構分析將無可避免地要加入數碼區隔因素。1999年10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是否使用互聯網絡，已經變成了互聯網社會的一個基本分層體系，這就是1997年凱茲提出數碼區隔的基本含義。使用互聯網絡的人是一個無法使用傳統社會分層標準來表述的群體，而不使用互聯網絡的人仍然可以使用傳統的社會分層體系。這樣，數碼區隔在社會分層中就有了實質性的意義。

(Kofi Anan) 在日內瓦電信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人們缺少許多東西：工作、住所、食品、基本健康保證、可飲用水，但是在今天，如果人們不能使用基本的通訊，那將導致他們更多地缺乏發展的機會。不能使用互聯網已經成為了影響窮人、少數族裔和社會弱勢群體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根據很多商業公司和非政府機構的報告，大約2005年左右，中國將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互聯網用戶大國。不過數碼區隔到底會給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甚麼影響，現在尚難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當社會學家分析中國社會結構和討論中國社會分層的時候，數碼區隔將是一個基本的區分維度。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指出，人們缺少許多東西：工作、住所、食品、基本健康保證、可飲用水，但是在今天，如果人們不能使用基本的通訊，那將導致他們更多地缺乏發展的機會。不能使用互聯網已經成為了影響窮人、少數族裔和社會弱勢群體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註釋

① 有關社會結構分析和分層的討論主要參見Kingsley Davis and Wilbert E. Moore,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ed. Rhonda F. Levine (New York: Ro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Rosemary Crompton,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② Qiu Zeqi, "The China's Emerging Internet Society", Working Paper 2000.010 (Beiji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2000).

③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0年7月。

④ 根據NUA的數據整理得來。參見邱澤奇：〈互聯網社會在中國的形成〉，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工作論文，2000年。NUA的數據參見<http://www.nua.ie/surveys/index.cgi>。

⑤⑦ T. S. H. Teo, V. K. Lim and Raye Y. C. Lai, "Users and Uses of the Internet: The Case of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7, no. 5 (1997): 329; 329.

⑥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高校學生中，女生的比例雖在穩步增長，但沒有超過40%。

⑧ <http://survey.yam.com/98/age.htm>；http://survey.yam.com/99/99result_01_01.htm。

⑨ Norman Nie and Lutz Erbring, *Internet and Society: A Preliminary Report* (Stanford: 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 2000).

⑩ 有關地區差異的討論可以參見胡鞍鋼等：《中國地區差距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⑪ Pippa Norris, "The Worldwid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Poverty, the Internet and Development", paper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UK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13 April 2000.

⑫ 同註①Crompton。

⑬ 參見邱澤奇：《中國大陸社會分層狀況的變化》(台北：大屯出版社，2000)；李強：〈現代化與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之變遷〉，《中國社會學年鑒(1992-1995)》(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⑭ <http://news.cnet.com/news/0-1005-200-317366.html>。